

淬钢敛墨，藏笔于心

椒江蔡希被誉为“中华藏笔第一人”，他的钢笔世界藏着时代的故事

始于父代对藏笔的热爱

蔡希的“蔡府百年艺术馆”，陈列着蔡家三代藏笔万支，每一支都有出处、有记录、有历史、可追溯，传承着蔡家百年的家风和文化。

蔡希的第一支钢笔，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，他父亲在上海经商时买的一支二手的派克金笔。蔡希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，彼时，钢笔还是很稀缺的用具，如果家里有一支派克金笔，那是非常不得了的事情。

“当时一支派克金笔，花费了我父亲18块银元。要知道，那个时候齐白石的一幅画也不到10块银元。”蔡希说，他对藏笔的热爱源于他的父亲，“父亲是个老先生，我们老家在东门，那个时候别人称呼我们家，说的都是东门‘蔡先生’家。”

“严格意义上来说，从我爷爷开始，我们家就开始了钢笔收藏。”蔡希说，正因为如此，他将自己展馆的名字叫作“蔡府百年艺术馆”。

在那个年代，很多家庭只能解决温饱问题，很少有家庭会要求自己的孩子练习书法。蔡希的父亲在上海经商，家境还算不错，为此，一直注重文化修养的父亲，就要求他每日练习书法。

一撇一捺皆成文章

“我从5岁开始学书法，现在有些人学书法功利性很强，我当时学习书法，单纯是遵从父亲的教导，慢慢地爱上了书法。”蔡希说，练习书法是一件很庄重的事情。

首先要净脸洗手，将身上的风尘都洗干净以后，才能进入书房。再是磨墨，“磨墨也有讲究，往墨石上加水以后，要向一个方向慢慢地磨，不能急躁。”

醉心书法，自然会与笔结下不解之缘。蔡希说，只有精通书法，才会懂“墨性”，“没有写过字的人是不能明白的，我后来搞钢笔收藏，也是得益于自己几十年的书法经验，才没有走偏。”

横竖撇点捺，是最基本的文字笔画，蔡希每天都要练8小时。最开始的时候，一天只写“一横”。一天只练习一个笔画，一练就是好几天，今天写一横，明天练一捺。看似简单的练习，却要反复练习一整天，晚上再由父亲检查。正是如此，蔡希有了扎实的书法基础。

从小学一年级起，蔡希就负责班级的黑板报；上三年级后，学校的黑板报也由他负责；到了初中，他为大陈岛一家商店写下“国营大陈岛百货商店”9个字，是大陈岛第一副招牌。

工作以后，蔡希在政府部门担任秘书工作，“从那时起，我的生活、工作基本都在同钢笔打交道。”蔡希回忆，当时他工作的重要内容就是写书面材料及会议记录。

有一次，会议从早上8点开始，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，所记录的会议内容足足写了100多页纸。“当时我的手早已写得麻木，一整支钢笔的墨水很快就写完了，墨水灌了一次又一次。”

钟爱百年古董金笔

少时父亲购买的那支金笔，在蔡希的童年记忆里挥之不去。“当时浙江一亩田地大约十几块银元，18块银元买一支金笔，真是很贵很贵。父亲非常珍爱这支笔，不让我随意碰触。”蔡希说，那时候自己才五六岁，站在一边，静静地注视着父亲行云流水般的书写，心里甚是羡慕。也正是儿时这段“只能看、不能碰”钢笔的经历，让



收藏，如今已经成为热门话题。藏品承载着光辉灿烂的文明历史，“藏”字笔画繁复，一撇一捺藏天下之大；“品”字三口合一，口口相传品人生百味。作为藏品，它自有物质和精神文化两方面的意义。

一件藏品栉风沐雨来到收藏家手里，本身就是一件奇妙

的事情。一方面，它历经风霜雨露，岁月山河，厚重的历史赋予它无上的价值；另一方面，它流转在世人之间，见证了一个个家族的兴盛与衰落，讲述着时代的故事。

台州市收藏家协会副会长、椒江收藏分会会长蔡希先生丰富的钢笔收藏，被国家级收藏导报整版报道，浙江电视台鉴宝栏目、匠心中国栏目二次专题采访，他本人也被誉为“中华藏笔第一人”。近日，记者有幸走进蔡希的钢笔世界，与他聊一聊钢笔收藏背后的故事。



藏
台
州

他开启了收藏钢笔之路。

记者走进蔡希的“蔡府百年艺术馆”，看到一排排玻璃展柜陈列其中，里面展示着一支支价格高昂，纪念意义非凡的钢笔。蔡希收藏钢笔，一开始是将自己用过的、有收藏价值的钢笔都留下来，再有意识地买一些。在“蔡府百年艺术馆”里，近万支不同时代、不同品牌的钢笔汇聚一堂，许多已经是有着百年历史的古董金笔，存世量很少。

“这支笔是派克1号，年份比较早，是1891年派克公司刚刚成立时生产的第一批钢笔，这种笔非常稀有，现在国内仅有的一支，就是这一支。如果你想看到其他的派克1号，得去派克总部。”蔡希指着其中一支钢笔向记者介绍。只见这支派克1号的笔身仍有着温润的金属光泽，历经百年保存得依然很好。

“这支是我目前收藏过最小的钢笔，只有3.5厘米长，相当于半截牙签。”蔡希说，这支钢笔曾经是欧洲一位银行行长使用过的签名笔，只用来签名，小小的笔身极为便携，平时随身放在西服口袋里。

“这是一支笔尖可以抽拉的钢笔，这支笔最特殊的地方在于笔尖有两层，可以进进出出，进行调节，世界上就它这一种。”

记者留意到一支造型十分奇特的鹅毛笔：笔体硕大，金属质地，外形就像一根巨大的鹅毛。蔡希说，这是英国皇室曾经用过的，手工雕刻的蘸水笔。“这种笔，由鹅毛制成，一只鹅摘取翅膀上五根鹅毛加工而成，那个时候英国的鹅毛笔都是加拿大鹅运到英国摘取鹅毛的。”

为钢笔收藏费尽心思

蔡希说，自从有了第一支钢笔，他就开始收藏各种各样有意思的钢笔，最钟爱金笔，此外任何有纪念价值的、古老的、好看的……只要看对了眼，最后都成了他的藏品。为了寻找值得收藏的钢笔，蔡希走南闯北，奔波在各座城市。

那个时候，上海是生产钢笔的主要基地。蔡希还记得，数十年前的一个冬天，他到上海搜集钢笔，路过一家古玩店，发现这家店整个橱窗里都是钢笔，但是古玩店并没有开门，蔡希一直等到天黑才抱憾而归。

蔡希没有放弃，第二天，他又来到了这家店。遗憾的是，老板仍然没来开门。那天雪下得很大，后来他托人帮忙，终于联系上了老板，蔡希如愿买下了店里的钢笔，“后来我又来了好几次，差不多把店里钢笔给买空了。”

还有一次，一位中国台湾的收藏家展示了一支有着百年历史的天鹅牌贝母金笔，蔡希对此一见钟情，便联系收藏家想要购买。“但是那个收藏家也很珍视这支笔，我跟他软磨硬泡了大半个月，他依然不愿意忍痛割爱。”

就这样僵持了一个月，那位收藏家终于被蔡希的诚意打动，将这支贝母金笔转给了蔡希。“对方一再强调，如果我哪一天想要卖掉这支笔，一定要卖给他。”

在蔡希看来，钢笔的收藏也是一种传承。“这么多支钢笔，我一支都不会卖。”蔡希说，他要将钢笔一代一代传承下去，钢笔收藏的是一种文化的传承、是一种历史的厚重，不能将世俗的金钱欲望强加于历史文化之中。

